



蔓溪绘

碑林公园沐高风

刘云成

在喧嚣的太原闹市，有一方清幽的去处——碑林公园。此园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，坐落于汾河东岸的滨河路与康乐街交汇处，园内建筑古雅，花木扶疏，亭台堂廊间珍藏了200余通傅山书法碑刻，有十二条屏、十条屏、八条屏、四条屏及楹联和条幅，真、草、隶、篆、行五体俱全，几乎囊括了这位书法大师的存世精品，是山西省五星级城市公园，也是国家级的重点公园。

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是阳曲县西村（今太原市尖草坪区西村）人。傅山的前半生是明王朝的最后37年，此时的朱明王朝，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。1644年甲申之变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吊死万寿山；随后，满清铁蹄跨过山海关，旋即入主中原。他的后半生，是满清残暴统治中国的最初40年。明亡前，傅山是发愤上进的读书人，明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他与同学薛宗周一道，率领百余名山西学子赴京，为蒙冤下狱的山西提学袁继咸伏阙讼冤，终使冤案昭雪，被时人称作“山右二义士”。甲申之变后，他出家当了道士，四处奔走呼号，从事反清秘密活动多年，以致身陷囹圄。出狱后，他再度南游，探察江南反清复明的情形。当时，明桂王、李定国、郑成功、张煌言等复明力量已渐衰落。傅山见天下大势已不可违，便回到家乡，“打点东篱菊”，潜心读书，钻研学问，“二十年不见生客”，研究了先秦诸子，梳理了宋明理学，在学术、思想上均取得了很高成就，与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李颙、颜元并称“清初六大师”，人称“学海”。73岁时，他绝食7日，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，拒绝接受康熙所授“中书舍人”之官衔。

傅山的书法，明亡前学的是“二王”，他自称未能入门，转而学习赵孟頫、董其昌，且学得有模有样，这从他《上兰五龙祠场圃记》的碑刻中一见端倪，一笔一画都写得流利潇洒、婉媚清秀，一派才子气度，十足赵家颜面。改朝换代以后，作为大明遗民的傅山，不仅鄙视屈膝于异族的时人，对入仕元朝的宋室后裔赵孟頫也心生厌恶，而对气节崇高的唐代名臣颜真卿备加敬仰，对颜真卿的书法也是心摹手追，行、楷书风直逼颜鲁公。在此期间，他提出“四宁四毋”的书学主张：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直率毋安排。并身体力行。他此时的草书，随处可以找到那种体长而歪斜的结字，时不时会伸出一只胳膊或一条腿，好似一位血气方刚的侠士，路见不平，便要拔刀相助，多的是剑拔弩张的锋芒，少了些神凝气定的含蓄。到了晚年，他潜心学问，博及群书，真正做到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此时的他，思想得以升华，个性得以高扬，草书更是狂放不羁，脱略蹊径，一跃而上一个崭新的境界。《晋公千古一快》四条屏、《定磁碗贮玫瑰花诗》条幅、《桦树挺松》条幅、《东海倒座崖诗》条幅以及《五峰山草书碑》等光辉灿烂的杰作，不仅超越了自我，也超越了同时代的一众书家，如张瑞图、徐青藤、黄道周、王觉斯、倪元璽等。也正是这些杰作，为他赢得了“清初第一”的美誉。

古人论书云：一须人品高，二须师法古。傅山也曾言：“作字先作人，人奇字自古。”傅山生活的时代，是改朝换代的年代，是天崩地裂的年代，这种大动荡、大变革的年代，也必然会产生非凡的人才，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傅山等人就是这个时代锤炼出的英杰。傅山一生铁骨铮铮、高风荡荡；学究天人，触类旁通。正是他的品格、经历、学识等诸多因素将他塑造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。

真正的大师已经离我们远去，但他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珍。在纷繁喧闹的当下，我们不妨偷半日闲暇，走进碑林公园，流连于亭台堂廊之间，静心欣赏傅山书法，足以感觉到高山巍峨、大河奔流，也依稀听得到一颗博大心灵的激越跳动，令人喟叹，令人震惊，令人感动。在这里，没有吼书、乱书、射书、肓书之类的杂耍污人眼球，也没有自诩“超越古人”的叫嚣脏人耳根。

让我们向傅山这位伟大的先贤致敬！

司马光的俭与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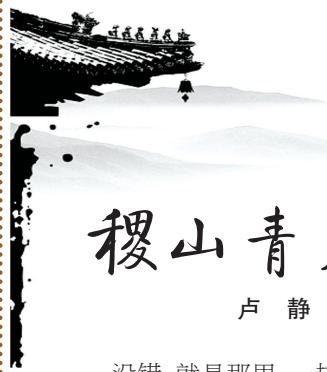
韩振远

司马光历来注重家风家教，著有《训俭示康》《温公家范》《居家杂仪》，左准绳，右规矩，为家庭成员立行为规范。在给养子司马康写的《训俭示康》中，将一个“俭”字翻来覆去、不厌其烦地讲。他说的“俭”，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节约、节俭。关乎生计，却并非一粒粟、一箪食、一瓢饮那么简单，是修身齐家、提高道德修养的门径。

在一般人看来，节俭与物质匮乏相关，是普通人家的美德。司马光生于宦官之家，家境优裕，衣食无忧。他说的“俭”，是深层次的，是“俭”的精髓，关乎人性，关乎品德，关乎个人前程，甚至国家前途。

人一旦有了欲望，若不加约束，会永不满足。为官者欲壑难填，会被权力迷惑，走上不归路。普通人贪心不足，会被物质引诱，走向深渊。如何抑制人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，抵御权力带来的灯红酒绿，司马光只有四个字：俭则寡欲。他解释说：“君子寡欲，则不役于物，可以直道而行；小人（普通人）寡欲，则能谨身节用，远罪丰家。故曰：‘俭，德之共也。’”

北宋仁宗时代，社会上攀比成风，奢侈糜烂，衙门里当差跑腿的，喜欢模仿士大夫衣饰，田间干活的农夫喜欢穿丝制鞋袜（走卒类士服，农夫蹑丝履）。司马光担心儿子也染上这种毛病，从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的道理讲起，告诫儿子：“侈则多欲。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，枉道速祸；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，败家丧身；是以居官必贿，居乡必盗。故曰：‘侈，恶之大也。’”



稷山青龙寺

卢 静

没错，就是那里，一抹红墙掩住的寺院，像一块湿蒙蒙的翡翠，香火气先坠了一下，接着轻轻上扬，几株古树繁茂的叶子涌冒碧绿，就连摇曳的空气也是淡青色的。

寺院清幽，却藏着绝世的壁画，中央美院的学生，曾千里迢迢前来临摹。

起先，我也是仰慕壁画访游的，但我在大殿前静谧的庭院环视时，几炷点燃的香和时间一起慢了下来，让人沉醉的香火气息，萦绕着一尊大佛穿透千年的安详神情，无法言说的悲悯目光，还有被风簌簌吹响一丛丛树木们的腹语……总之，青龙寺，这一整块润泽着的翠玉，浸透我，裹住了我，成为我心灵栖息的一小块宝地。

若论地理距离，离我几十里路程的青龙寺不能说远，但也不能说近，能让我随着四季的变换，晨昏朝夕漫步其中，或者静坐一隅，拾一片才脱落的树叶沉思。何况红墙围拢的漫长时光，壁画内外无数变幻的故事与场景，我永远也不能抵达。因此，寺院的真实又被蒙上了一层想象的色彩。

我一直想去高原，像一条小鱼儿，穿过狂风怒涛或者枯瘦挣扎的河，暗石出没或者沉睡不醒的河，穿越所有的河流爬上高原，在海子一泻无余的蓝，在澄明、广阔而深邃的蔚蓝里自由呼吸，游弋。

在他看来，养成一种节俭家风太重要了。在《训俭示康》中讲，在《温公家范》中还要讲。讲完道理，再列举正反事例接着讲。

正面例子有汉朝“四知”大夫杨震的故事：杨震廉洁无私，有朋友劝他趁做高官时，为子孙置办家业，杨震说：“能让后世称为清白官员的子孙，难道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吗？”

反面例子有宋朝名相寇准的故事：寇准奢华侈靡名冠一时，因为功劳大，没人敢非议，子孙习以为常，形成奢侈家风，寇准死后，子孙大手大脚无法收敛，以后大多穷困潦倒。

用“俭”教导儿子，自己先作表率。为官多年，司马光“衣取蔽寒，食取充腹”“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纯有帛”。洛阳独乐园居住时，已是三品高官，日常所食，仅一盘野蔬、一壶浊酒。

因为崇尚节俭，司马光对生活无所欲，无所求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炼就了清正廉洁的金刚不败之身。

他说“众人皆以奢靡为荣，吾心独以俭素为美”，甚至将俭朴上升为行为规范，遵循孔子的话，与人交往也以“俭”为标准：“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以议也。”

退居洛阳15年，往来陕（当时夏县属陕西路）洛，两地百姓将司马光的俭朴作风视为榜样，敬其行，化其德，谁家生活习惯不好，会有人说：“君实得无知之乎！”

有父亲的表率和教导，养子司马康“为人廉洁，口不言财”“途之人见其容止，虽不识皆知为司马氏子也”。

我拜谒过一些名寺古刹，但总是一个步履匆匆的游客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座含藏瑰宝的清幽小寺院，却成为自己无法消失的梦境。一个人，坐在一块翠玉坚定湿润的光芒里，心底怦然开启一口天井，涌入广袤无垠的蓝……树叶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仿佛逐渐起伏的波涛，而遥远的地方，大海正像一枚果实在风暴中轰然粉碎，又以从容不迫的力量，为自己打开通向天际的一扇窗。

没错，就是那里。每当痛楚困顿，或者浮生偷来的半日闲暇里，比如这个安宁的黄昏，我常会想起青龙寺，人便伫立在一轮冉冉升起的明月中。

喜爱步行的我，从河津到稷山的中途，在一个靠近马村的路口下了公交车。走过一段朴实的田园风光的小路，就是稷山青龙寺了。

快到路尽头时，一侧矗立着山西省金墓博物馆，善济一方的药膳世家段氏的祖茔地，是一组阅尽800多年历史风云的宋金墓群，人走进砖雕地宫，就走进了琳琅满目的艺术殿堂。与它毗邻，便是高垣之上坐北朝南的青龙寺了，稷山一带多枣树，汾水悠悠，绿云拂风环绕着古寺，自然景色秀美。

山门前威武的石狮子打量我时，我真想问一声，还记得我吗？

一阵风解答似的吹来，我在宽阔的平台上回望，顿觉天地旷远。依我的秉性，所向往的寺院当在高山绝顶，奇松异柏，一山的灵石顽石，云雾蓬蓬从脚下腾涌，或者嵌于青麓幽谷，草木婆娑掩映，涧水潺湲，飞鸟的翅膀驮起悠长的钟声。但我心中还有一种寺院，挨近城镇村庄，与鸡犬之声相闻，与贩夫走卒照面。对于一个人同时具有的个体与社会两重属性，这也可谓一种投影吧。